

YIGE MANGREN ZOUGUODE LU



晔 著

一个盲人走过的路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一个盲人走过的路

夏 晔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穷人家里的孩子,从小因为父母外出做工,没有人照管,弄瞎了双眼。在旧社会里,他吃不饱,穿不暖,受尽苦难。他曾一度到算命先生那儿去学算命,遭受了不少折磨。解放后,他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救济与生活安排,先在农村的剧团里当琴师,后来在盲人工厂做工。在党的教育下,他进步很快,成为先进工作者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,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。作品写得真切感人,通过主人公的生活遭遇,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,并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。

一个盲人走过的路

夏 晔 著

胡祖清插图 朱銘善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:文0195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 3/4 字数 55,000

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95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165

定价: (6) 0.26 元

故事开始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夕。那时候,我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日子里。特别是天津这个大城市,到处是帝国主义的租界和营盘,军阀、官僚、买办资产阶级、地痞流氓们……和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,无恶不作,干着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,把劳动人民压榨得求生不能、欲死不得,那个时候啊,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惨象到处可见!

正是在这样黑暗的年代,一个秋末冬初的夜晚,有一个小生命发着惶恐的哭声呱呱坠地了。他生在南市^①一个大杂院儿里,那是一间快要坍塌的小屋,像个地窖(yìn)子,潮湿黑暗,永远不见太阳。四周的

① 天津市一个很热闹的地方。旧时代地痞流氓等为非作歹较集中之处。

墙壁老是渗着水，那上面的石灰拿手一抠(kōu)就纷纷脱落。

因为是头生儿子，一生下他来，妈妈就睁开疲惫的眼睛又惊又喜地瞅着他。这孩子长得真彪(biāo)势，前额宽宽的，大嘴叉子，哭声很洪亮；特别是他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珠，一看就是个有种的。

妈妈对他那双眼睛瞅着瞅着，就痴痴呆呆地想开了：

“这小子啊，将来准比他爹强，瞧他那俩眼！”

她可不愿意儿子像他爸爸那样，一天从早干到晚，连个老婆也养不起。她生下儿子的第二天，就冒着寒冷在街上给人缝旁。唉，就是这样儿，她也很难吃上一顿饱饭哩。

她是个小个子女人，丢丢秀秀的，才二十多岁。有些上年纪的妇女看见她，都叹息：“可惜了这一副好模样儿，整年穿不上件囡囡(hū-lún)褂子，小脸儿蜡黄蜡黄的，唉，都怪他爹挣不来！”她一听这话就难过，就低下头去，心里却这么想：“指不上男人指儿子吧，年轻时遭点罪，到老来能沾儿子一点光也知足了！”

每天，她很早很早就和丈夫出去干活儿，很晚很

晚才回家。她负得苦，吃得累，她要苦熬，要苦熬着把这个大眼珠的儿子熬大成人。

妈妈和爸爸一出去，家中只撂(luò)下这个孩子，他就从早到晚被锁在这间小屋里。他躺在土炕上哭哇哭哇，哭得面红气噎(yē)，小脑门儿上暴跳着青筋，哭乏了就停下来睡一小会儿，饥饿把他扰醒了，他就惊乍地踢蹬着小腿儿又大哭起来……直到晚上，他才能抓着妈妈那又干又痛的乳房狠命地嘬(zuō)会儿。奶水吃不饱，妈妈就嘴对嘴儿喂他些嚼碎了的窝窝头、豆腐渣。他倒是很皮实，很见长，也不生病。

他长久没有名儿，因为妈妈和爸爸整天忙忙碌碌地都顾不上这个；后来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就“臭儿”“臭儿”地叫开了。小臭儿像个小犯人似的，在这间小屋里“囚禁”着，渐渐地长大了。

说来也奇怪，这个倔强的小孩儿并没有因为长期地被“囚禁”变得温驯(xún)些，相反地，当他长到五六岁的时候，这个环境更容易使他激怒了。

在这小屋的门前，常有些调皮的小孩儿来扒窗户眼儿，来敲门，变着法儿挑逗他：“小臭儿，我这儿有毛片儿^①，给！”门缝那儿果然滑进一张毛片儿来，

他急忙拾起来，呀，上面有小人儿，还是个带色的，多好的玩艺儿！外面的孩子们又笑又闹地跑走了，他却摇撼(hàn)着门大声喊：“我也出去玩儿！我也出去玩儿……”哪里还有人应！他急了，就大哭，用小拳头砸门，又推墙。但是，很多时候，他是被饥饿激怒的。妈妈留下的吃食少，那么一小块果仁饼^②，他三口两口就吃光了。妈妈临走总是说：“臭儿，好好儿看家，妈出去给你寻吃的去！”饿得实在难受啦，他那小脑子里就这么想：“外面有吃的，我也出去寻！”他就又砸门又推墙，可是，这一切都白费。

有一天，他不砸门也不推墙，忽然用十个小手指头使劲地抓挠那墙，挠啊挠啊！原来他发现墙上的石灰一抠就掉。他决定凭着自己的力气在墙上抠个小洞洞，然后从那小洞洞口儿钻出去。他要能钻出去，就可以像那树上的小鸟儿一样满世界去寻吃的了。可是，他失败了，他那小指甲挠得翘翘着要流血，只是抠下来很多白灰末儿，在土炕上积了厚厚

① 旧时烟卷盒里都带有彩色的画片，小孩们管那叫“毛片儿”。

② 这儿所说的果仁饼，是指一种用榨了油的花生渣做成的饼。

的一层。墙上露出来的却是梆梆硬的碎砖和烂瓦，再也挠不动。他恼怒了，使劲地捶那墙，又大哭，控诉似的大哭。哭累了，又倒在土炕上那些白灰末儿上翻着滚儿哭。哭，哭，眼睛哭得很酸疼，就拿两只小手使劲地揉眼睛。揉啊，揉啊，更大的灾祸就落在他的头上了！……

晚上，妈妈回家来，给他东西吃。他大口大口地吞着，却紧闭着俩眼。

“这孩子，怎么的啦？”妈妈看不见儿子那又黑又亮的大眼珠，就用手推睡着了爸爸的爸爸。

爸爸打雷也似的打着呼噜，干了一天重活儿，他困成半死啦。妈妈心疼地缩回手，瞅着儿子，又怔怔



地想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也许不要紧的。准是哭得太困啦。”妈妈想起这些天儿子总是哭着闹着要出去，可是她坚决不答应。因为她看见过被汽车轧死的穷孩子，脑浆子流一地，汽车却一溜烟儿跑了，孩子的妈哭晕几个死儿……她一想起那惨象，就浑身打颤，赶快闭上眼睛。她的小臭儿太野性，可放不得手，万一被汽车轧死了，还不是像死条小狗儿。再说最近她又给小臭儿生了一个小妹妹，妈妈还要让小臭儿在屋里哄妹妹哩。

妈妈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：不能让小臭儿出屋子。

但是，从这天以后，小臭儿再也不肯把眼睛睁开啦。他挤着眼睛流泪，哭着闹着嚷眼疼。这样闹了好几天。爸爸妈妈哪得空儿管他，更想不起抱他上医院去瞧瞧。也难怪，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着落呀！有时候，爸爸被儿子哭烦了，就捶打他几下子：“嚎，嚎！死不死，小兔崽子！”

这天，妈妈好不容易抽个空要仔细看看儿子的眼睛了。她扳起儿子的小脑瓜，拿手撩起他的眼皮儿。这一瞧啊，妈妈的心中打颤了，脸色也变得更苍白。因为儿子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珠完全失去了光泽，

那双瞳仁儿一点也照不见妈妈的脸儿了。

“小臭儿，你看看，妈手里拿的是吗呀？”妈妈把拿着窝窝头的手高高地举起来，心情紧张地试探他。

“妈，你给我买来的是果仁饼吧？”小臭儿的两眼并不往上瞅，两只小手儿却在妈妈的满身上乱扒拉，他急得哭了起来：“妈，吗也没有啊！我，我吗也瞅不见呀！”

妈妈的脑袋“嗡”地一下好像胀大了多少倍，窝窝头“叭”一声落在地上。她双手搂抱着儿子失声痛哭了。啊，儿子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珠没有了，他将来要成个什么样的人哟！紧接着，一个浑身褴褛的、拄着打狗棍儿的要饭瞎子，瑟瑟缩缩地在她眼前出现了，这，这难道是长大以后的儿子吗？

这时候，儿子还是一个劲儿地在妈妈的身上乱摸索：“妈呀！妈呀！没有果仁饼，豆皮儿也好呀，给我一把吧！”这声音像刀子似的刺痛着妈妈的心。

二

经过种种试验，证明小臭儿真是双目失明了。在这个孩子的小脸上再也不能看见那双又黑又亮的大

眼珠了。妈妈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孩子！特别是经过细心调查，知道了儿子是因为要出去，双手挠墙，又拿手揉眼，眼珠是被石灰和污土这些脏东西蚀坏的，妈妈就更不能原谅自己了：“唉，是我害了他，他会恨我一辈子的！”妈妈怎么想也想不通，“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妈妈更疼孩子的人吗？可是，我偏偏成了害儿子的刽子手！我，我算个什么样儿的妈妈呀！”

妈妈一看见小臭儿用两只小手摸索着抓吃的，抓不着急得大哭的样儿，就难过得好像万箭穿心。她甚至这样想：“唉，当初还不如撒开手放他出去玩儿，就是叫汽车轧死了，也比这零刀碎剐（guǒ）似的好受呀！”想是这么想，现在，妈妈却把房门锁得更紧啦，她千万不能让汽车把瞎孩子撞成肉泥血浆啊！

妈妈还是没有忘记儿子那一对又黑又亮的大眼珠，她跟人家打听偏方儿，还寻些草药给儿子洗眼睛，万一那对大眼珠复活了呢！她总这么盼望着。

“太太，俺还得跟你老借几个钱儿给俺那孩子治治眼，俺慢慢干活儿给你老顶上。”一天，妈妈向雇她洗衣服的那个太太央告。

“刘妈，让你自己说说，为你这个瞎儿子你拉了多少窟窿！”那太太撇着好像吃了死孩子的红嘴唇

说，“莫怪我说话直，你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常言道：‘治了病治不了命’，世界上的吗事儿都是早就注定的。要不然，别人家的宝宝为啥不瞎，单单瞎了你家的孩子呢？”

那家的老太爷也摇晃着一头白发说：“就是嘛，星象之学不可全信，亦不可不信，家出残废之人，绝非偶然之事。依我看，祖坟风水，父辈阴德，皆不无因果报应……”

他们就是这样一唱一和地拒绝了小臭儿他妈妈借钱的要求，好像还寄予了无限的“同情”。那太太只恨还不够本儿，说着话儿，又在套间里东寻西找，抱来一大抱脏衣服，扔在妈妈的洗衣盆里。



妈妈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，“吭吃”“吭吃”地使劲儿搓洗衣服，好像必须这样儿，她才能把满腔的愤怒发泄出来。她想：“不借就不借吧，说这样儿的话给人添堵干吗呀！你们家的崽子当然瞎不了，比小臭儿还大，拉泡巴巴还得大人给擦屁股哩！”不过，她很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她觉得都怪自己命不好，才把儿子克瞎了，要不，凭儿子那对大眼珠，还兴许是个有出息的命呢。今天主人家的说话加深了她这个早已有的想法。她更怨恨自己的命运了，也更心疼儿子了。她死了给儿子治眼的心，可是她认为这是自己的罪，她自己应该承担！

从此，妈妈再也不向人家提说瞎孩子的事，她也不愿意让任何人看见瞎孩子，不愿意听那些风凉话儿，也不愿意接受无济于事的同情。她把自己拚命挣来的一点钱全都买棒子面蒸了窝窝头给瞎孩子吃，自己却塞点儿填不饱肚皮的豆皮儿、果仁饼；深夜睡不着觉，她老是发愁地想：这个世道呀，有眼的还活受罪，瞎孩子长大了可怎么办？要饭去也得有眼的拿棍儿拉着呀！去学算卦？人家也要钱呀，听说瞎子师傅心也狠着哩，学不会往死里打，瞎孩子受得了吗？送他上李七庄姥姥家学种地去？姥

姥家也是穷得叮当响，怎好平白地把瞎孩子塞了去？……她愁啊，愁啊，愁得她眼窝子深陷着，愁得她两个腮帮子凹进去，愁得她拿着笤帚儿就往锅里捅……

丈夫看见妻子的身体一天天地垮了，瘦得像片枯树叶子，就从心里发急，说：

“瞎已经瞎啦，你发愁顶个屁用！人家都说：瞎孩子不如狗，狗还能够看门守户呢。依我说，随他去吧，爱活，活；爱死，死。从今天起，留着窝窝头你自个儿吃！”

妻子一听这话就哭了，说：“你真狠，他是个没眼的畜生！……”

丈夫更急了，大声嚷：“我狠？我狠？你呀，早晚让瞎孩子累死了算！”

“你要是有本事能挣钱，我在家里守着他，他能瞎？都是你……”

“我，我撒懒啦，还是挣钱胡糟啦？”丈夫声嘶力竭地喊叫，“我，我是为你……”

妻子光剩哭了，她真难受极了。真的，丈夫也够苦的，只看他那俩脚，正像他自己说的：“前头露鲜姜，后头露鸭蛋。”哪还有个人样儿。这时候，天津早

就沦陷，日本人的“强化治安”运动搞得正凶哩。穷人被卡得喘不过气儿呀。

妈妈和爸爸一吵架，可怜的小臭儿就缩在旮旯(gā-lá)里，一声儿也不敢出。他恍惚觉得自己也许是犯了什么罪吧，要不为什么老惹得爸爸生气呢？为什么妈妈也为他哭泣呢？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疼自己，他也非常心疼妈妈。妈妈要是一哭呀，小臭儿就不知怎么办好啦，只管拿小手挠着小脑瓜上的长头发。你看哪，这个原来很野性的孩子，一下子变得温驯啦，懂事啦，好像大人发愁似的，一动不动地在那里搓着两只小手。

真是应了爸爸的话，随着瞎孩子的长大，妈妈的身体越来越瘦弱，简直支不起架儿了。因为缺乏力气，有一次，给主人家洗衣服，她端着沉甸甸的大盆去倒脏水，一脚戳在阴沟里，拐了个漏疮腿。这一下她更不能干力气活儿了，人家不雇她洗衣服了。她只好找佣工介绍所再给荐个主儿。荐了好几个，都因为她穿得太破烂、五痨七伤的模样的，没有被选中，她只好又坐在大街上去缝穷。可是，后来她连坐着干活儿也不能够了，那漏疮腿疼得她整宵地不能睡觉，成天价哼唉呻吟。穷苦人家哪有养病的分儿，小

臭儿只记得妈妈在家躺了没三天，就在一阵嚎啕大哭声中被人们装进棺材里去了。那时候，小臭儿痴痴呆呆地坐在角落里，忙乱的人们都把这个小可怜虫忘掉了，直到响起“砰砰梆梆”钉棺材的声音，他才跌跌撞撞地扑打着那棺材，“妈呀”“妈呀”地哭喊。可是，妈妈哪里还应他！可怜的小臭儿再也听不到妈妈那温柔的亲爱的声音了。

三

妈妈死后第三天，从李七庄赶来的姥姥就把五岁的小妹接走了。

姥姥对爸爸说：“这个闺女我先收留着，寻个合适的主儿把她童养出去。瞎孩子我可管不了啦，你好歹地带着他过吧！”

爸爸可怎么带着小臭儿过呢！

妈妈这一死，爸爸是旧债罗新债，才三十岁的人，胡髭邈邈(lā-to)，满脸晦气，再加上浑身的破衣烂裳，实在像个刚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囚犯。人家都说：中年丧妻是最倒霉不过的事儿，爸爸认为更倒霉的是还有个瞎孩子赘(zhuì)他的腿。带他出去吧，父子

俩只能向人乞讨。他是个大高大长的汉子，哪肯轻易地手背朝下呢？把瞎孩子扔下吧，爸爸又实在不放心。他只好凑付着在附近一带买卖破烂儿、摆茶水摊儿、卖窝窝头……可是爸爸哪会做生意，赔本儿还赚了吆喝。他真是又生气又着急，他一急，就骂小臭儿是妨人精，咒他还不快死。小臭儿吓得呜呜哭了，他又长吁短叹地心酸落泪，弄得个小臭儿只要一听见爸爸的脚步响，心就“怦怦”跳，就不敢大声出气儿。

眼见得秋尽冬来，瞎孩子身上还要着单儿呢，肚里又没食儿，这样下去，冬天这一关很难闯。爸爸想想，也真对不起瞎孩子，无论如何，得给他找条生路啊！这天，他抱着脑袋愁啊愁啊，愁了好半天，忽地拉起小臭儿：

“走，咱找你爷爷奶奶去。”

爷爷、奶奶，小臭儿已经好久没见到他们啦。妈妈死的时候他们曾经来过，妈妈那口棺材还是爷爷张罗着给殓(shē)的哪。现在，小臭儿多么想见到奶奶呀。奶奶是个慈祥的老婆婆，埋葬妈妈那天，她抱着可怜的小臭儿哭呀哭呀，小臭儿躺在奶奶的怀里，拿小手摸奶奶那身子，只觉得奶奶和死去的妈妈一

